

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

羅 常 培

一. 梵文顎音五母藏文對音之可疑

二. 梵文顎音五母漢文對音之分歧

三. 漢文對音現象之三種可能的解釋

四. 藏文字母源出和闡說之新佐證

五. 同文韻統之華梵對音訂誤

梵文顎音 c ch j ja jha 五母，現在印歐言語學者普通都用羅馬字 Ca , Cha , ja , jha , ña 或 ča , čha , ja , jha , ña 作牠們的對音，若是改作國際音標似乎應當是舌面前的破裂摩擦音 $[\text{tʃa}]$, $[\text{tʃ'a}]$, $[\text{dʒa}]$, $[\text{dʒ'a}]$ 和鼻音 $[\text{ɲa}]$ 。但是西藏所譯的佛經遇到陀羅尼或諸佛名號中含有梵文顎音的時候，都用 ཅ ཅཱ ཇ ཇཱ 對譯，照現在的拉薩音除去 ཇ 母讀作舌面前的鼻音和印歐言語學者相同外，其餘四母應當讀作舌尖前的破裂摩擦音 $[\text{tsa}]$ $[\text{ts'a}]$ $[\text{dza}]$ $[\text{dz'a}]$ 。從字形上看，藏文的 ཅ ཅཱ ཇ 三母應當比附加辨音符號 ' 的 ཅ ཅཱ ཇ 更接近一點兒；從音理上講 ཅ ཅཱ ཇ 三母現在拉薩音讀作 $[\text{tʃa}]$ $[\text{tʃ'a}]$ $[\text{dʒa}]$ ，既然和梵文的 c ch j 讀音相同，而且和 ཇ 母本來就應當是一組，不像拿牠配舌尖前音 ཅ ཅཱ ཇ 那樣不倫不類；然而藏譯的梵音偏偏不這樣辦，這是什麼道理？究竟是印歐言語學者的讀音錯了，還是西藏的譯音錯了呢？

我們爲比較參證起見，應當再看看漢譯的梵音是怎樣。

梵文顎音五母的漢字譯音也是不一致的。在大般涅槃經一系的四十九“根本字”中，法顯譯大般泥洹經文字品（東晉義熙十三年 A.D. 417），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北涼玄始三年至十年 A.D. 414—421），慧嚴修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劉宋元嘉元年至九年間 A.D. 424—432），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梁天監十七年 A.D. 518），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隋開皇七年至十二年 A.D. 589—592），玄應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唐貞觀末 A.D. 649），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示書品（唐垂拱元年 A.D. 685），高楠順次郎英譯南海寄歸內法傳敘論引義淨說（武周天授元年至如意元年 A.D.

690—692) , 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百字成就持誦品 (唐開元十二年 A. D. 724) , 智廣悉曇字記 (唐德宗間 A. D. 780—804) 等, 屬於一派。他們的譯文雖然彼此間略有出入, 可是總不外乎“正齒音”照穿禪和“半齒音”日母字。例如第一表:

第 一 表

顎音五母在四十九根本字中之次序	22	23	24	25	26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jha	ña
法顯譯大般泥洹經文字品	遮	車	閣	閣重	若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	遮	車	閣	膳	若
慧嚴修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遮	車	閣	閣重	若
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字母品	遮	車	閣	禪	若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	遮	車	閣	社	若
玄應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文字品	遮重	車	閣	膳反柯時	若反耳賀
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示書品	者	車	社	閣	壤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英譯本叙論	者	揲	社	綫	喏
善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百字成就持誦品	遮	車	若	社上呼聲	壤
智 廣 悉 曇 字 記	者 止下反音近作可反	車 昌下反音近倉可反	社 杓餘國有音而下反輕音音近作可反	社 重音音近昨我反	若 而餘國有音壤而下反音近若我反

至於不空譯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及文殊問經字母品 (唐大曆六年 A. D. 771) 慧琳
一切經音義釋大般涅槃經卷八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篇 (唐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 A.

D. 788—810) 空海悉曇字母釋義 (日本大同元年至承和二年間 A. D. 806—835) 惟淨景祐天竺字源卷三 (宋景祐二年 A. D. 1035) , 同文韻統天竺字母譜 (清乾隆十四年 A. D. 1749) 等, 另外自成一派。他們的譯文雖然也不免有一兩個字的參差, 可是總不外乎“齒頭音”的精清從和“舌上音”的娘母字。例如第二表:

第 二 表

顎音五母在四十九根本字中之次序	22	23	24	25	26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jha	ña
不空譯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	左	磋	惹	嚮上	娘上
不空譯文殊問經字母品	左	磋上	惹	嚮才反 舛	娘上
慧琳一切經音義大般涅槃經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篇	左藏上聲 反	磋倉上聲 反	嵯慈我反	嚮嵯引賀聲 反重	娘女兼兩鼻反音
空海悉曇字母釋義	遮上聲	磋上聲	惹	嚮上聲	娘上聲
惟淨景祐天竺字源卷三	撈左末切	撈七曷切	惹仁左切	嵯昨何切	倪倪也切
同文韻統天竺字母譜	匣咨齒阿頭切 緊	擦雌齒阿頭切	雜資齒阿頭緩切	雜哈雜牛齒哈切 牛喉	尼鴉尼舌頭切

在華嚴經一系的“圓明字輪”中, 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觀品 (西晉太康七年 A. D. 286) , 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陀隣尼品 (西晉元康元年 A. D. 291) ,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廣乘品及大智度論釋四念處品 (姚秦弘始五年至六年 A. D. 402—403) , 佛跋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劉宋永初二年 A. D. 418—421) ,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辯大乘品 (唐顯慶四年 A. D. 659) , 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唐垂拱元年 A. D. 685) ,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武周證聖元年 A. D. 695) ,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唐貞元十四年 A. D. 798) 等, 和上面的第一派相同。例如第三表:

第 三 表

顎音四母在圓明字輪中之次序	4	30	20	27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ña
竺法護譯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觀品	遮	車	闍	怛
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陀隣尼品	遮	車	闍	若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婆羅蜜經廣乘品	遮	車	闍	若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四念處品	遮	車	闍 音社	若
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者	車	社	壤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辯大乘品	者	綽	闍	若
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者	車	社	壤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者	車 上呼聲	社	壤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者	車 車反上	惹 上	孃 上

而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如來智身字輪瑜伽儀軌（唐大曆六年 A.D. 771），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十二字觀門經（唐貞元四年至元和五年 A.D. 788—810）等，和上面的第二派相同，例如第四表：

第 四 表

顎音四母在圓明字輪中之次序	4	30	20	27
天 城 體 梵 書	𑖅	𑖆	𑖇	𑖈
羅 馬 字 註 音	ca	cha	ja	ña
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左 輕呼	蹉 上	惹 蘇反我	孃 輕上呼
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	左 輕呼	蹉 上	惹 蘇反我	孃 輕上呼
慧琳一切經音義華嚴四十二字觀門經	左 上聲	磋 倉反可	惹 慈反攏	孃 取聲上

在第一和第三兩個表裏，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二，字輪第四）對“遮”的凡十次，對“者”的凡八次，遮、正奢切，者、章也切，均屬照母。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三，字輪第三十）對“車”的凡十七次，對“綽”和“揲”的各一次，車、尺遮切，綽、昌約切，均屬穿母，揲、篇海音裔，本屬喻母，這裏或者是義淨的誤讀。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四，字輪第二十）對“闇”的凡十一次，對“社”的六次，對“若”“惹”的各一次；闇、視遮切，社、常者切，均屬禪母，若、而灼切，惹、人者切，均屬日母。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五，字輪無）對“闇”和“社”的各三次，對“膳”的二次，對“禪”和“繕”的各一次，膳、時戰切，禪、市連切，與闇，社二字同屬禪母，繕、蘇可切，應在心母，這裏或者是義淨的誤讀。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六，字輪第二十七）對“若”的凡十一次，對“壤”的凡五次，對“喏”“悞”“孃”的各一次；壤、如兩切，喏、日也切，悞、人者切，與若字同屬日母，孃、女良切屬娘母：除去義淨誤讀的“揲”，“繕”兩字和𠬞下的“若”“惹”兩字，𠬞下的“孃”字稍有問題外，其餘的完全屬於正齒音或半齒音。但是再一看第二和第四兩個表就不然了。在這兩個表裏，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二，字輪第四）對“左”的凡六次，對“拶”“匝”“遮”的各一次；左、藏可切，拶、子末切，匝、子荅切，故除遮字外均屬精母。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三，字輪第三十）對“磋”的凡四次，對“揞”的二次，對“磋”“蹉”“繕”的各一次；磋、千个切，揞、七曷切，蹉、千可切，繕、七何切，繕、此我切⁽¹⁾，均屬清母。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四，字輪第二十）對“惹”的凡七次，對“蹉”和“雜”的各一次；惹、人者切，屬日母；蹉、昨何切，雜、徂何切，均屬從母。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五，字輪無）對“𨮒”的凡三次，對“𨮒”“蹉”和“雜”的各一次；𨮒、在九切，𨮒、昨何切，與蹉雜二字同屬從母。以𠬞（根本字第二十六，字輪第二十七）對“孃”的凡七次，對“倪”和“尼鴉”的各一次，尼、女夷切，與孃同屬娘母，倪、五稽切屬疑母：除去𠬞下的“惹”字，𠬞下的“倪”字以外，完全屬於齒頭音或舌上音的鼻聲。這種分歧的情形，除去𠬞音以外，恰好前一派和讀作舌面前音的印歐言語學者相同；後一派和讀作舌尖前音的西藏譯音相同。這雖然使我所認定的問題格外增加了明晰性，然而畢竟還不能得到什麼具體的解決。

這種對音分歧的現象，在我看來有三種可能的解釋：

(1) “繕”廣韻有蘇可，倉各二切，集韻此我切。

第一、方音的不同

據智廣悉曇字記序說：“悉曇天竺文字也。西域記云：梵王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支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而中天竺特爲詳正。邊裔殊俗，兼習訛文。語其大較，本源莫異：斯梗概也。頃嘗誦陀羅尼，訪求音旨，多所乖舛。會南天竺沙門般若菩提齋陀羅尼梵挾自南海而謁五臺，寓于山房，因從受焉。與唐書舊翻兼詳中天音韻，不無差反。考覈源濫，所歸悉曇。梵僧自云：少字學於先師般若瞿沙，聲明文轍，將盡微致。南天祖承摩醯羅首之文，此其是也。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少異，而綱骨必同。健駄羅國熹多迦文獨將尤異：而字之所由皆悉曇也”。可見當時“五天之音或若楚夏”，本來是很複雜的。照智廣所引般若菩提的話來看，似乎南北中三天竺的方音各自成一系統，而牠們彼此間，中天竺和南天竺還算是不大相遠，祇有北天竺（健駄羅等）“獨將尤異”。我們若拿翻經沙門的地望，或他們傳習悉曇的所在，去推究譯音的所以不同，便覺得般若菩提所分大致是不差的。因爲在上面把梵文顎音譯作照穿禪日的一派裏，曇無讖善無畏地婆訶羅皆中天竺人；⁽¹⁾僧伽婆羅扶南國人，而師事正觀寺中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一作求那毗地）⁽²⁾研精方等，乃解數國書語；闍那崛多北天竺犍達國人，而師事中天竺摩伽陀國三藏禪師闍那邪舍；⁽³⁾法顯平陽武陽人，而留中天竺三年，學梵語梵書；⁽⁴⁾玄奘留中天竺那爛陀寺從戒賢受學，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凡經五載；⁽⁵⁾義淨齊州人，達印度後，所至之境，皆洞言音，憩那爛陀寺，禮菩提樹，遍師明匠，學大小乘；⁽⁶⁾智廣江陰人，而從南天竺般若菩提受悉曇；⁽⁷⁾竺法護月氏人，⁽⁸⁾無羅叉，實叉難陀皆于闐人，⁽⁹⁾鳩摩羅什天竺人而生於龜茲；⁽¹⁰⁾除去佛跋陀羅是迦維羅衛人而居于北天竺，般若的本貫有迦畢試和闍賓兩說，⁽¹¹⁾還有玄應的悉曇學統⁽¹²⁾

(1) 高僧傳二，宋高僧傳二。

(2) 高僧傳三，續高僧傳一。

(3) 續高僧傳二，歷代三寶紀十二。

(4) 高僧傳三。

(5) 續高僧傳四。

(6) 續古今譯經圖記，宋高僧傳一。

(7) 悉曇字記序。

(8) 歷代三寶紀六。

(9) 高僧傳四朱士行傳，宋高僧傳二。

(10) 高僧傳二。

(11) 高僧傳二。

(12) 宋高僧傳二，三，貞元釋教錄十七。

無從考證外，大部分不是和中天竺或南天竺有關係的人，就是葱嶺以東諸國的人。所以這一派大概就許是中天竺的方音。祇有智廣悉曇字記一方面用照穿禪日幾母的字對譯梵文顎音，一方面在註裏又說：“者、止下反，音近作可反；車、昌下反，音近倉可反；社、杓下反，音近作可反；社、重音，音近昨我反：”對於正齒和齒頭兩派的譯音並存不廢，這或者就是“中天有與南天少異”的地方？至於把梵文顎音譯作精清從娘的一派祇有不空慧琳空海惟淨和同文韻統。同文韻統是由藏文轉譯過來的，這裏且不管牠。⁽¹⁾其餘的四個人裏，不空是北天竺婆羅門族；慧琳是疏勒國人，始事不空三藏爲室灑；⁽²⁾空海入唐後就青龍寺不空三藏之高弟慧果阿闍梨傳受密法，又從不空三藏弟子曇貞受悉曇；⁽³⁾惟淨是南唐李從謙子和中天竺摩伽陀國沙門法護同撰天竺字源：除去惟淨以外，直接間接都和不空有關係。所以這一派也可以推想是不空所屬的北天竺方音。可惜在我所得到的材料裏關於北天竺一方面的並不甚多，所以還不能下十分肯定的斷案。

第二、古今的演變

從上面四個表裏所收的材料看，我們也可以說，拿齒頭音對譯梵文顎音是由不空以後才有的；換言之，就是從第八世紀以後才發生的。因爲照西域記說：“中天竺音特爲詳正，”所以唐書舊譯大部分以中天竺音爲宗。那末在不空以前，像佛馱跋陀羅等雖然和北天竺有關係，而仍舊把梵文顎音譯作正齒音；在不空以後，像惟淨法護等雖然和中天竺有關係，而也把梵文顎音譯作齒頭音：這恐怕在方音不同以外，還許有古今流變的原因罷？

第三、宗派的關係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宗派的關係。因爲把梵文顎音譯作齒頭音的四家大半都是密宗的大師，並且簡直的可以說是不空學派。所以在我們沒有找到別的材料以前，也可以假設這種對音現象是不空學派傳授下來的。

這三種解釋雖然都是可能的，但都不是必然的，若想折衷一說，必須還待新材料

(1) 宋高僧傳一

(2) 宋高僧傳六

(3) 弘法大師傳

(4) 法護所譯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前署“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賜紫沙門臣法護奉詔譯”

的補充。不過，我個人覺得，第一種的可能程度比較深一點罷了。

假使上面所提的第一種解釋可以作為推論的根據，那末我們對於郝恩烈 (A. F. Rudolf Hoernle) 的“西藏字母得自和闐說”可以得到一種新的佐證。

關於西藏字母的來源，據我所知道的共有三說：

(一) 蒙古源流卷二云：

“特勒德蘇隆贊歲次己丑卽汗位。歲次壬辰遣通密阿努之子大臣通密繖布喇並其友十六人至額訥特珂克國中參究。於是隨彼處之班迪德名德幹必特雅星哈者傳音韻之學。以所學之音韻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聲，於原三十四字內刪去十一字，以其餘二十三字與土伯特始創之六字，並原阿字定爲三十字母，各分音韻”。

(二) 華德爾的西藏喇嘛教云：⁽¹⁾

吐蕃王弄讚贊普 (Sron btsan Sgam po)，徇他夫人們的請求，派到印度取佛經的使者，叫作通密繖布喇 (Thon mi Sam-bhota)。他往返的年月已然不可確考，(原註一或者說他是西曆紀元六三二年去的，六五〇年回來的；但是這回來的年月照中國的紀載弄讚贊普已死，可是照矛盾的西藏記載他還得多活好些年呢)。並且他的遊歷印度雖然好像在玄奘西域記所包括的時代之內，可是在西域記裏連吐蕃國也沒有提到。通密繖布喇在印度 (原註一“南印度”，見Bodhinur 三二七頁)住了幾年，這個期間他從婆羅門李維嘎喇 (Brahman Livikara or Lipidatta 原註一即Libyin=Li+“to give”)及班迪德德幹必特星哈 (Pandit Devavid Siṅha or Siṅha Ghosha)等學，後來回到吐蕃，帶來幾種佛經和所謂“土伯特”字母；用這種字母，他才使吐蕃語言可以寫出來，並且爲這個緣故他作了一部文法。

這種所謂“土伯特”字，不過是繖布喇游歷印度時，抄襲正在流行於彼邦的北印度字母而加點兒任意的改變。牠過分採用後來在印度很時興的“Kuṭīla”花體鈎彎，並且爲表示吐蕃語音的特點採取了幾個稍加改變的字母。(原註一舌尖後音 Cerebrals 和送氣音，起初因爲西藏音不需要而被捨棄，到了後來因爲用藏文充分表現梵名而需要到這些個字母的時候，於是又拿反寫的舌尖音 dentals 當

(1) L. A. Waddell's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pp. 21, 22.

作五個舌尖後音 cerebrals，附加 h 以表示那些吐氣音，並且在顎音 ch, chh, j 的頂上加一個符號當作顎擦音 plato-sibilants 的 ts, tsh, ds) 通密把幾種小部的佛經翻譯成這種新文字，但是他好像並沒有作和尚，也沒有打算作任何宗教的宣傳。

(三) 郝恩烈的東土耳其斯坦所獲佛典文學寫本殘葉⁽¹⁾敘論說：

關於字母傳入西藏一層，照西藏傳說普通認為當第七世紀中葉弄讚贊普在位的時候，是通密繖布喇從東印度摩伽陀 (magadha) 輸入的。傳蘭克 (A. H. Francke) 博士在 *Epigraphia Indica* 裏發表過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表示這種對於字母所從來的國的認定是錯誤的；他以為繖布喇實在是從迦濕彌羅 (Kashmir) 把字母的知識帶入西藏，並且他在那裏遇到一個從和闐來的波羅門教徒，這個人西藏傳說叫作驪賓或“和闐之福” (Blessing of Khotan)。這個波羅門教徒把他本國的字母教給了他。結果就是說，傳入西藏的字母是和闐的字母，而不是印度的字母。因為“驪”是大家已竟知道的和闐的藏語名稱。要照西藏傳說講，當第七世紀弄讚贊普在位的時候，和闐是在吐蕃統治之下的。那時在西藏的拉薩 (Lhasa) 和和闐之間不能有橫逾希馬拉雅山的直接交通，惟一的交通祇有經過迦濕彌羅和從迦濕彌羅到東土耳其斯坦的山路才成。通密從和闐取字母的使命，必須遵循那條迂曲的道路；並且從西藏傳說判斷，他正走到迦濕彌羅邂逅着一個從和闐來的有學問的波羅門教徒，這人供給了他所追求的知識，因此他就省却走他的全路了。

字母從和闐傳入，可以有一個很使人滿意的證據。據說，繖布喇曾從迦濕彌羅帶回一種包括三十個基本符號的字母，內中有二十四個說是受自他的和闐教師驪賓，同時他自己為表見幾個西藏特有的語音起見，又增加了六個新符號。從和闐字母傳入的二十四個符號（看第二圖）是表示這些輔音的：k, kh, g, ñ；c, ch, j, ñ；t, th, d, n；p, ph, b, m；w, y, r, l；ś, s；h, a。繖布喇所增加表示輔音 ts, tsh, dz；z̃, z；h 的六個新符號，是由幾個和闐符號修改而成的。

(1) A. F. Rudolf Hoernle's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General Introduction XVII—XXI.

第一圖

KHOTANESE SYLLABARY.

		ka	kā	ki	kī	ku	kū	ke	kai	ko	kau	
	1.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vocalic	2.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𑖑	𑖒	Khotanese
radicals	3.	𑖓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𑖛	𑖜	Sanskrit
		a	ā	i	ī	u	ū	e	ai	o	au	

TIBETAN SYLLABARY.

	ka	kā	ki	kī	ku	kū	ke	kai	ko	kau	
	ཀ	ཁ	ག	ཁྱ	ཀུ	ཀུྱ	ཀེ	ཀའི	ཀོ	ཀའུ	
	a	ā	i	ī	u	ū	e	ai	o	au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འི	ཨོ	ཨའུ	

第二圖

KHOTANESE AND TIBETAN ALPHABET.

k	kh	g	ṇ	ṇ	c	ch	j	ñ	t	th	d	n	p	ph	b	m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ཏ	ཐ	ཌ	ཎ	པ	ཕ	བ	མ	ཙ	
ts	tsh	dz	w	z	h	y	r	l	s	s	h	a	u				
𑖑	𑖒	𑖓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𑖛	𑖜	𑖝	𑖞	𑖟	𑖠	𑖡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𑖛	𑖜	𑖝	𑖞	𑖟	𑖠	𑖡	𑖢	𑖣	𑖤	𑖥	𑖦	𑖧	𑖨	𑖩	𑖪	𑖫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對於西藏字母的分類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點，w 的符號普通算牠是從和圖帶來的輔音符號，可是在西藏字母表的實際次序上，牠却恰好放在幾個表示特殊西藏音的新製符號的中央，這們一來在那個表裏的特殊西藏符號就變成七個了。這是一種顯然的矛盾，但是牠可以很簡單的解釋明白。w 音的西藏符號𑄖實在就是和圖文（即梵文）的舌後擦音 ṣ (𑄖) 不過左豎的上面加上一個向左的鈎兒罷了。同樣，ṣ 音的西藏新符號 (𑄗) 也是把和圖文（即梵文）的齒音 n (𑄗) 的頂上加上一個向左彎的鈎兒。于是有人因為代表 w 和 ṣ 音兩個符號都是表示西藏特殊音的，就以爲牠們對於圖字母的關係應當一律看待。事實上牠們固然是緊挨著的一樣放在字母表的新符號裏面，但是牠們的分類不大相同，就是 w 屬於從和圖帶來的輔音符號裏面，ṣ 屬於繖布喇所創造的那些輔音符號裏面；並且牠們所以如此分類祇是因為後一個符號 (ṣ) 的和圖文原形在西藏字母裏也有時拿牠當作齒音的 n，但是前一個符號 (w) 的和圖文原形（即舌音 ṣ）在西藏字母裏，却沒有發見過。恰好按同樣的分類原則，代表西藏特殊音 ts, tsh, dz, z 的四個符號，也應當分到新製的一類，因為牠們的和圖文（即梵文）原形在西藏字母裏也拿來當作代表 c, ch, j 的符號。其實，真正的新符號，就是不僅修改和圖原有輔音符號而成的，祇有一個 h 音；所以把這個符號分作新製的一類是最合適的。h 音的字母實在是從圖文裏表示元音長度的鈎兒修改成的，想要表示一個音節的元音是長的，就附加這樣一個符號，從這一點就可以很明白看出牠的真正來源了。

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在西藏字母表裏對於 a 的記號不像梵文字母表那樣分開並且放在輔音符號的前面，却把牠放在採自梵文（即和圖文）的二十四個輔音符號的緊末了兒，作為這一套符號的結束。況且從牠被人和其他輔音符號一律看待的事實就顯見作西藏字母的人已經知道 a 是屬於輔音符號的性質了。因為元音 a 是含在輔音符號裏面的，而元音 i, u, e, o 得要附加辨音記號來表示。如果我把 a 的符號改寫作 x，那末，西藏字母表，或音節表，表現 xa, xi, xu, xe, xo 等音節的符號，恰好和表示 ka, ki, ku, ke, ko 等音節的符號一樣（看第一圖）。總之，西藏的元音符號 a 實在很顯然的當輔音符號用，並且關於這一點，就和賽

米的(Semitic)字母的輔音符號，'alef 和 'ayin 的作用很相似，這種款式完全是任何印度字母所沒有的。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由牠自己可以引到這樣的結論：就是說，西藏字母不是從印度輸入而是從另外一個國輸入，這一國的字母已竟受了賽米的書法款式的若許影響。前邊已然說過，照西藏傳說明明的指出西藏字母所從來的國就是 Li-yul “驪的土地”，也就是和闐；並且近代考古學的發見，已然充分的顯示，在那相傳的字母輸入年代以前，賽米的影響已經衍被到東土耳其斯坦有些時候了。

在上面這三種說法裏，第二種比第一種稍微詳細一點，而大體是一致的；祇有第三種和牠們完全不同。郝恩烈根據斯坦因(A.Stein)等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的和闐文寫本和西藏字母比較研究，他覺得西藏字母，除去保留一個輔音化的梵文聲勢 a 以外，i, u, e, o 四個聲勢祇用辨音記號^ॐ，^ॐ，^ॐ，^ॐ表示，這種辦法和和闐草體字母的演進趨勢相應：因此他就提出下面這樣一個結論：

當第七八世紀的時候，如果還不太早，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和闐區域發生了一種習尚，特別當着用日常交際的草書的時候，除去 a 和 ā，所有的元音都用符號來寫；並且這種習尚或者因地因人而任意的變異，甚至於推衍到元音 u 上去。大概相傳西藏學者通密從之學習字母的那位和闐婆羅門教徒驪賓就許是那些慣於用符號來寫元音 u 的書法家之一；我們還可以設想通密在應用他先生的字母到他自己的計畫的時候，很合邏輯的把符號^ॐ的用法推衍到長元音 ā 上去，於是就得到完全用符號^ॐ構成的一整套元音；並且他廢棄了記在和闐字底下，而為西藏字所沒有的楔形符號，使他的目的容易達到。根據所有這些理由，那末西藏字母無疑的是驪賓傳給通密的和闐草體字了。

對於這個結論的評判，自然超越本篇所討論的範圍。然而從我歸納漢文對音所得到的啟示，我們至少可以說：西藏字母是否來自摩伽陀，雖然還不能確定，可是專從藏文以 ཨ མ འ 對譯梵文 क ख ग 一點看，已竟可以假定牠不是由北印度字母來的。所以華德爾的結論照我看不如郝恩烈的可信；不過照漢文對音的分配現象，和闐及其牠的西域幾國在音系上都和中天竺相近罷了。如果再允許我們作進一步的推想，那末梵文顎音幾母在西藏字母和藏譯梵音間所以不同，很可以說，前者由和闐和中天竺—

系的方音來的，而後者或許由北天竺一系的尼泊爾等處來的，——因為照西藏傳說，通密繖布喇譯成藏文的第一部佛經，就是尼泊爾盛行的阿彌陀經（Karanda Vyūha Sūtra）⁽¹⁾。自然這還需要專家和更多的材料來證明，但是我自己認為這種啓示頗值得專家注意的。

最後，我對於同文韻統裏的華梵對音還要附帶着加以訂正。同文韻統裏的華梵對音完全是由藏文轉譯過來的，因此牠用齒頭音的“匣，擦，雜”對譯梵文顎音“𑖀 𑖁”，用正齒音“查，叉，植”對譯梵文舌音“𑖳 𑖴 𑖵”，用舌上音“孃”對譯梵文的“𑖇”，而以“咤，侘，茶”是梵文所沒有的音。至於牠起初用藏文“𑖇”（𑖇），“紗”（𑖇）對譯邪禪兩母本來是不錯的，但是牠又恐怕“𑖇字與薩字，紗字與沙字，西番本屬同音”，所以“薩沙各重用一字，注明作濁音讀，以免疑似”：這未免自亂其例了。因為近代的西藏音由濁聲變成清聲低調的本不止於𑖇，𑖇兩母，如果單對於這兩母恐怕有疑似之弊，那末，何以解於“噶”，“達”，“拔”，“雜”等譯音呢？此外牠用藏文的“𑖇”對譯微母，而不用“鴉”（𑖇）“婀”（𑖇）對譯喻匣兩母，也是審音不精的地方。我根據梵文字母的中天竺一系譯音，參證近代的梵藏音讀法，對於知徹澄和照穿牀所對的梵音，以及藏文𑖇 𑖇 𑖇 𑖇 𑖇 𑖇相當的華母，均分別加以考證，其結果已竟發表在守溫韻學殘卷跋的附表一。至於這幾母以外，梵文的新舊譯音都沒有什末問題。泰縣繆子才先生纂在他的字平等性語平等性集解後面列過一個悉曇字母表，我就他所收的材料加以增訂，改成四十九根本字及圓明字輪諸經譯文異同兩表，附錄在本篇之末，以供研究華梵對音的人們參考。

(1) L. A. Waddell's *Buddhism of Tibet* P. 22, Note 4.

刊 誤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誤 正
255	2	17,18	心 邪 邪 禪

255 2 17,18 心邪 邪禪

卯十九根本字諸經譯文異同表

[illegible]

圖明字輪四十二字諸經譯文異同表

次 序	I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天 城 體 梵 書	𑖀	𑖡	𑖢	𑖣	𑖤	𑖥	𑖦	𑖧	𑖨	𑖩	𑖪	𑖫	𑖬	𑖭	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 馬 字 註 音	a	ra	ba	ca	na	la	da	ba	da	sa	va	ta	ya	ṣṭa	ka	sa	ma	ga	ta	ja	sva	dā	ṣa	kā	kṣa	sta	ṇa	rtā	bā	oā	sma	hva	tṣa	gā	tā	ṇa	pā	ska	ysa	śca	tā	dā		
竺 法 護 譯 光 讚 般若經	阿	羅	波	遮	那	羅	陀	為	咤	沙	和	多	計	吒	阿	婆	摩	迦	摩	闍	波	陀	奢	佉	叉	尸	若	陀	訶	披	車	那	沙	波	嗟	迦	陀	那	頗	尸	嗟	伊	陀	吒
無 著 羅 漢 譯 放 般若經	阿	羅	波	遮	那	羅	陀	波	茶	沙	和	多	夜	吒	加	婆	摩	伽	他	闍	濕	波	大	救	佉	叉	修	若	伊	陀	繫	車	魔	巨	蹉	峨	陀	那	破	歌	嗟	嗟	吒	茶
鳩 摩 羅 什 譯 般若經	阿	羅	波	遮	那	邏	陀	婆	茶	沙	和	多	夜	吒	迦	婆	磨	伽	他	闍	濕	波	馱	除	佉	叉	修	若	拖	婆	車	魔	火	蹉	伽	陀	那	擘	頗	歌	嗟	遮	吒	茶
鳩 摩 羅 什 譯 大智度論	阿	羅	波	遮	那	邏	陀	婆	茶	沙	和	多	夜	吒	迦	婆	磨	伽	他	闍	濕	波	馱	除	佉	叉	修	若	拖	婆	車	濕	火	蹉	伽	陀	那	擘	頗	歌	嗟	遮	吒	茶
佛 大 經 跋 廣 法 界	阿	羅	波	者	多	邏	茶	婆	茶	沙	他	那	耶	史	迦	婆	摩	伽	婆	社	室	者	陀	奢	佉	叉	婆	壤	頗	婆	車	婆	訶	訶	伽	吒	擘	婆	婆	闍	多	陀	陀	
玄 奘 譯 大 經	哀	洛	跋	者	娜	柯	陀	婆	茶	沙	縛	額	也	瑟	迦	婆	磨	伽	他	闍	濕	縛	達	捨	佉	屏	薩	若	辣	薄	綽	琰	嚩	蹉	鍵	擘	擘	頗	塞	遙	酌	陀	擇	
地 持 論	阿	羅	波	者	多	羅	茶	婆	茶	沙	他	那	耶	史	迦	婆	摩	伽	婆	社	室	者	陀	奢	佉	叉	婆	壤	頗	婆	車	婆	訶	訶	伽	吒	擘	婆	婆	闍	多	陀	陀	
寶 華 經	阿	多	波	者	那	邏	拖	婆	茶	沙	縛	額	也	瑟	迦	婆	磨	伽	他	社	鎖	拖	奢	佉	叉	婆	壤	曷	婆	車	婆	訶	訶	伽	吒	擘	婆	婆	闍	室	陀	陀		
不 華 四	阿	囉	跋	左	曩	囉	娜	麼	拏	灑	縛	多	野	瑟	迦	婆	莽	誡	他	惹	婆	陀	捨	佉	訖	婆	壤	囉	婆	綽	婆	婆	訶	嚩	陀	囉	囉	塞	野	室	吒	茶		
不 華 頓	阿	囉	跋	左	曩	囉	娜	麼	拏	灑	縛	多	野	瑟	迦	婆	莽	誡	他	惹	婆	陀	捨	佉	訖	婆	壤	囉	婆	綽	婆	婆	訶	嚩	陀	囉	囉	塞	也	室	吒	茶		
般 若 經	阿	囉	跋	者	曩	囉	娜	麼	拏	灑	縛	多	也	瑟	迦	婆	莽	誡	他	惹	婆	馱	捨	佉	乞	婆	壤	曷	婆	車	婆	訶	嚩	陀	囉	囉	塞	夷	室	吒	茶			
慈 琳 一 切	阿	囉	跋	左	曩	囉	娜	麼	拏	灑	縛	多	野	瑟	迦	婆	莽	誡	他	惹	婆	馱	捨	佉	乞	婆	壤	曷	婆	車	婆	訶	嚩	陀	囉	囉	塞	也	室	吒	茶			

案他經陀羅尼門皆四十二句，獨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十三句，繆云：字輪第二十八字後衍入呵字門，悟一切法因性不可得故，十四字是也。今從之。